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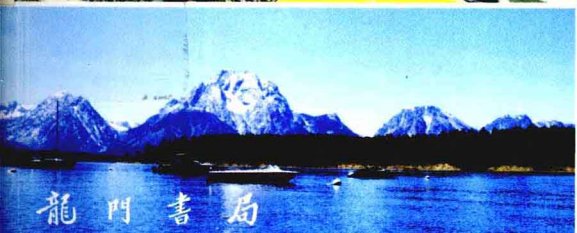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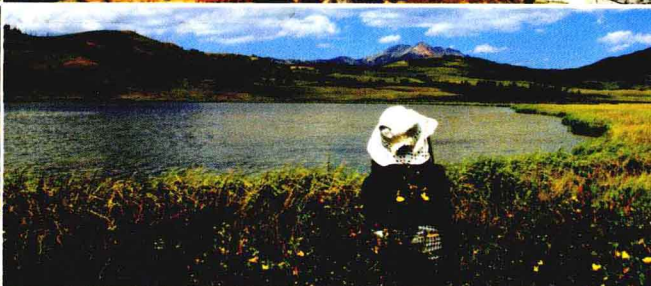
海岸以东 纽约

涅吉拉/著

base of the coast
New York

释然，是要用行走的方式才能获得的

为了忘却而到来的旅行，带来了释然，也带来了看不尽的风景，美好的时光总飞散在繁冗的途中



海岸以东 纽约

涅吉拉/著

龍門書局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岸以东·纽约 / 涅吉拉著. —北京: 龙门书局,
2012. 10

ISBN 978-7-5088-3925-7

I. ①海… II. ①涅…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7070号

责任编辑: 周晓娟 胡文锦 / 责任校对: 杨慧芳
责任印刷: 华 程 / 封面设计: 张世杰

龍 門 書 局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书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5月第一版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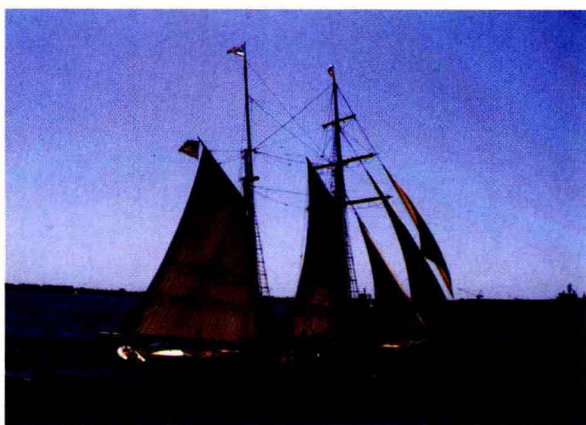
开本: 16开

印张: 12.5

字数: 304 000

定价: 3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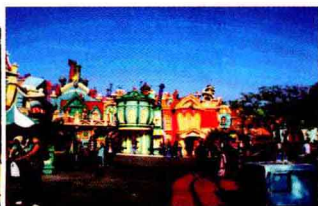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序章 从圣迭戈 出发	9
------------	---

第一站，天使之城	12
----------	----

一段风景对于一段旅行的意义	13
美国人的烧烤	17
Joshua Tree 和29棵棕榈的沿途风景	21
沙漠中的旅行者	26
习惯了地震的城市	34
公路遇险记	38
习惯了算错钱的国家	45
比弗利山庄	48
卷胡子爷爷和魔法师奶奶的家	53
告别天使之城	59



C O N T E N T S



第二站，从盐湖城去黄石公园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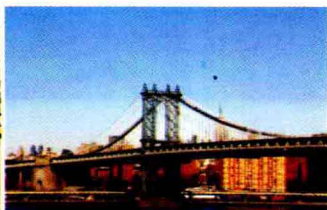
让坏心情都见鬼去吧	62
白色盐湖城	69
瀑布市总有怪事发生	74
上路！大提顿	80
杰克逊湖（Jackson Lake）的美好	84
屠宰场一家	91
有关黄石公园	96
Yellow Stone的最后时光	114

C O N T E N T S

第三站， 纽约 120

YHA里的姑娘们	122
中央公园	127
徒步穿越曼哈顿	133
曼哈顿一天	141
艺术馆在纽约	147
浮光掠影百老汇	154
Lost in “Free Woman”	159
游荡在第五大道	164
布鲁克林大桥和帝国大厦	171
再见， 纽约	180

尾声 回到圣迭戈 182





Preface 序章

从圣迭戈 出发

有关这个故事的开端，也许应该从头说起：

2010年，美国即将迎来最美好的季节的时候，我迎来了一段恋情的终结。当我在酒精里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的美国室友露丝扔下我，去跟她刚刚认识的“英俊的，浪漫的，温柔的法国裔帅哥”约会去了。我斜倚在窗边，看见远处那座洁白如雕塑般的教堂在山坡上默然高耸。

在这座叫做圣迭戈的城市，空气永远清洁，阳光永远明媚，头顶的云朵每天都会如同棉花糖一样飘浮在蓝色的天空中。我曾经以为，住在这座加州南部的城市，我的心情会如同那些灿烂的阳光一样永无阴霾。

是谁曾经说过，摆脱抑郁最好的方式，就是沐浴温暖的阳光？

如今看来，我再也不需要相信这句话。

与曾经相爱的男友分手，看他们在街边依偎着走过的身影，看他们在餐厅里一脸甜蜜地吃牛排和土豆泥。如此的场景，到底需要劝慰自己多少次才能放得下？

露丝离开以后，屋子里寂静得如同永世。墙角七零八落地躺着空空的啤酒瓶，我坐在窗边，在迷迷糊糊中睡去，又在迷迷糊糊中醒来，猛地看到Facebook上，S的状态改成了“How do you say good-bye to someone you can't imagine living without?”，我抓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国际长途。

“I didn't say good-bye.

I didn't say anything.

I just walked away.”

我跟S说起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坐在巴黎街头，落魄地喝着啤酒。我跟他认识15年，做死党15年，如今他在法国读他的管理硕士，我在美国读我的Phd。

他问：“你怎么了？”

我说：“我失恋了。”

他说：“我也是。”

当我跟S分别沉溺于上一段恋情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忙得没空祝福对方。而等到我们一起失恋的时候，却只能惺惺相惜、同病相怜。

那天跟S打了很久的电话，他那里已经是凌晨，而我这里华灯初上。我们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倾诉着爱情的不靠谱，信誓旦旦地说这次一定要干净利落地转身，丢掉过去的自己。可是说到最后，还是忍不住想要哭得肝肠寸断。

后来，不知道是怎么结束了电话，不知道怎么在酒精中没心没肺地睡过去，只知道露丝回来的时候冲上来抱住我时大喊的那句话：

“天呐，你把我的啤酒都喝光了么，我还想来个一醉方休。”

我揉了揉眼睛，看着面前浓妆艳抹的露丝。我记得她一个下午都在描眉画眼，为的是迎接这场在她看来相当重要的约会。

“那个法国男人居然有女朋友！”露丝看我已经醒过来，于是捉住我愤愤地说，“你知道吗，晚上他那个女朋友还打电话过来，宝贝长宝贝短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我听得一清二楚！喂——你知道我有多窝火吗？本来还以为你能留给我点啤酒，结果都被你喝完了。”

她在不休地说，我蜷在一边一声不响地听。以我对露丝的了解，她是个神经十分大条的姑娘，爱情绝对不会主宰她的心情，半个小时之内，她一定会恢复到原来的露丝。

果然，在她卸掉浓妆，洗完热水澡，换上睡衣，吃掉一个冰激凌后，她的心情已经恢复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了。

“听我的，男人不值得你这么伤心，失去了一个，永远有下一个。”露丝递过来一个冰激凌，说，“吃点甜食，心情就会好起来。”

我勉强地笑笑，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无法做到像露丝那样看得开。

在王家卫的《蓝莓之夜》里，有句这样的台词，“我要攒钱买一部车，一直开下去，直到没有地方可以去。”

S第二天酒醉醒来后，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这句话。

“我想暂时离开巴黎了。”S说，“在这座城市里，忘掉一切太艰难。”

“你要去哪里？”

“偌大的欧洲，总有许多地方可以去。”他沉默了许久，然后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在酒醉的时候忽然想立刻开车离开巴黎，越远越好。而一想到要离开这里，就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我在想，释然大概是要用行走的方式才能获得的。”

释然，是要用行走的方式才能获得的。

我仔细回想着这句话。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场景。每次看到，都只会让心里愈发难过。

忽然像S那样，渴望一场公路旅行，以及路上未知的一切。

决定一次旅行有时候需要很久，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冲动的瞬间就够了。

当我把自己闭锁在失恋的悲伤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力气去想如何才能让自己走出来。而旅行这个念头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如同S所说，只要想到离开这里，就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那种即将面对未知的兴奋感，就足以把我从郁郁寡欢的世界里打捞出来：就像这样，从圣迭戈出发，只是随便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在海岸，在中部，在北方，在世界上另外一些未知的角落，在别人的人生里清醒起来。

于是，我从学校的书店里买了一本LP旅行指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把银行卡国际青旅卡健康保险卡统统塞进钱包里，跟露丝和几个朋友告别，几乎是两眼一抹黑的，就决定要出发了。

第一站， 天使之城

有关洛杉矶这座城市，传说起源于18世纪，1769年8月2日（天主教圣母节第二天），西班牙远征队为寻找开设教会地点来到这里，1781年建镇，并把这里称为“天使女王圣母玛利亚的城镇”，后简称为“天使之城”。

而对于我来说，每次提到洛杉矶这座城市，最先想到的居然是电影《火乐焚城》开始的那一幕：阳光炽烈的威尼斯海滩，穿着斑斓T恤的年轻人快乐地玩着沙滩排球，然后镜头下移，Jim Morrison进入视野，赤裸着上身穿过海滩，去邂逅他终生的爱人帕米拉。

镜头里的威尼斯海滩带着一股南加州特有的温热气息，Jim Morrison被晒得均匀而漂亮的古铜色皮肤是传说中的加州色。湿漉漉的街道，随处可见的比基尼辣妹，大口吃着冰激凌的豹纹嬉皮女士，滑板男孩。只能说，这个画面太加州了，几乎不会让人想到第二个地方。

像北京一样，洛杉矶也是个太过丰富的城市。对于篮球迷露丝来说，那是她钟爱的科比；对于S来说，那是玫瑰碗球场和那首著名的《California Dreaming》，我们常常提到这首歌，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天里，John Phillips都会在歌里唱：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树叶渐渐变黄枯干）

And the sky is grey（天空总是阴沉灰暗）

I've been for a walk（我走出门去）

On a winters day（外面是寒冷的冬天）

I'd be safe and warm, If I was in L.A.（如果此刻我是在洛杉矶，那会是多么温暖）

California dreaming（加利福尼亚之梦）

On such a winters day（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

而对我来说，洛杉矶是一个曾经多次经过的城市，和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一段风景对于一段旅行的意义

我曾经去过洛杉矶很多次，但是大多数时间都是纠缠在那座有九个航站楼的巨大机场。老实说，我从来搞不清每个字母打头的摆渡车分别代表什么，所以每次在这里转机总要为自己预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迷路。

从圣迭戈飞往洛杉矶的迷你小飞机大概只比私人直升机大一点，噪声也比私人直升机小一点。仅有48个座位的机舱里只能有一个乘务人员，因为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但似乎机舱里总是会弥漫着香甜的爆米花的味道。整段航程不到半个小时。

飞机摇摇晃晃地起飞，摇摇晃晃地在圣迭戈绵长而优美的海岸线上划过，能看到的除了海面上每一个波纹和每一片白帆，还有棕榈树摇摆的影子。这大概是我在飞机上见过的最美的风景。自始至终，飞机都没有飞上云层，所以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夕阳，海滩，一点点亮起来的城市灯光，整段旅程就是一段让人醉生梦死的风景。

关于这件事情，露丝总会报以十二万分的嘲笑，她总叫嚷着说，从圣迭戈开车到洛杉矶只不过不到两小时的车程，怎么会有人坐飞机去？像她这种为了看科比动辄耗上四个小时在路上的人，只要在车子里大声放着Lady gaga就不会觉得无聊的人，似乎很难理解一段风景对于一段旅程的意义。在她看来，坐飞机和坐灰狗一样，只是本着低碳的原则，而

飞机比灰狗靠谱的地方只在于，它不容易无限制地晚点。

为了表示作为闺蜜的细心和体贴，露丝说：“我可以开车送你到洛杉矶，前提是我要等到下一次有湖人的主场比赛的那天。”对于如此不诚恳的邀请，我只好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可是我现在就迫不及待地要走了。”

启程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同伴，来自四川的姑娘J，她在UCS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博士后，却长了一张像大学生一样的娃娃脸。这姑娘做事干练且精力充沛，但这并不妨碍她被无限扩张的工作压力所折磨。这次，她为自己计划了一个短暂的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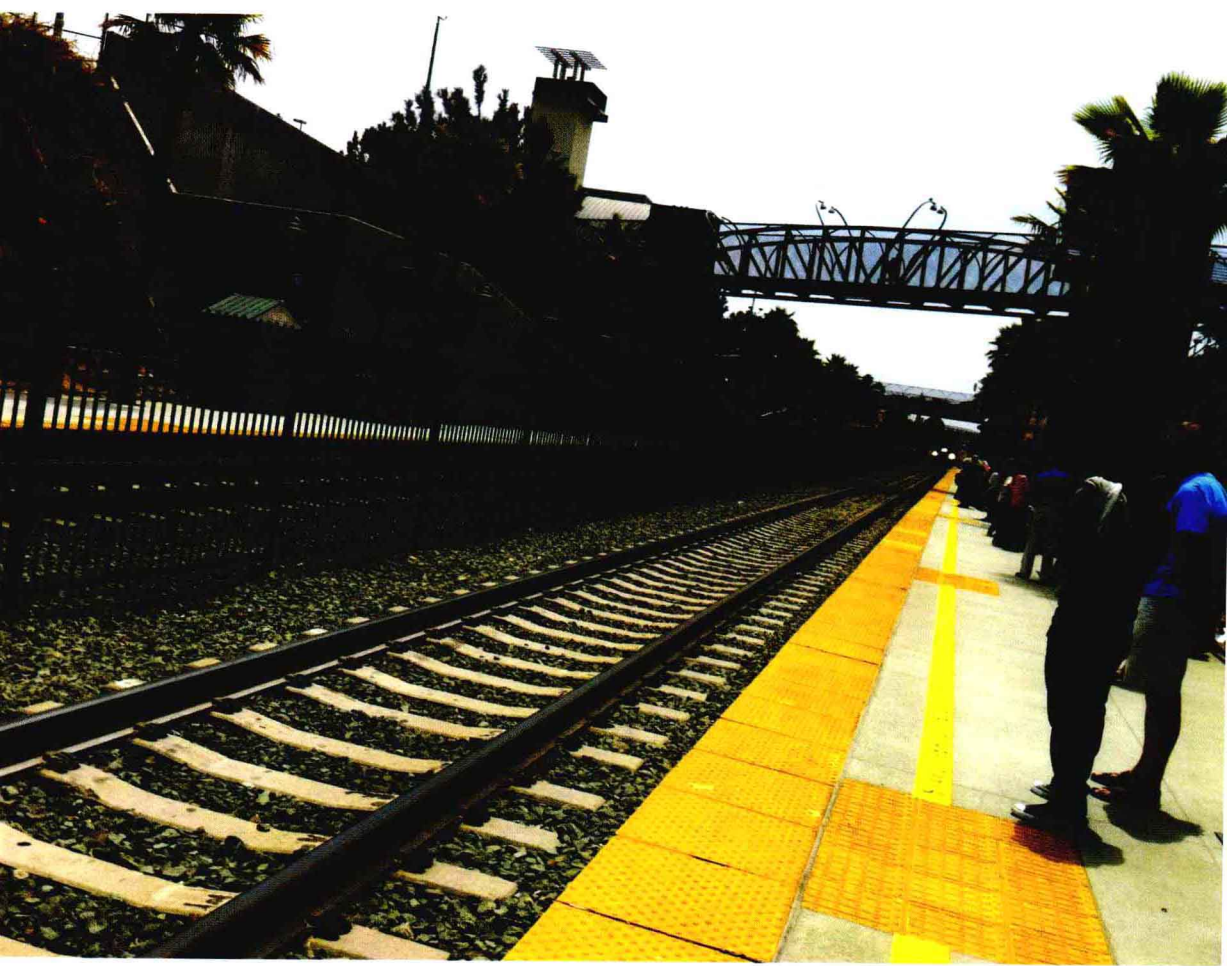
“尽管去过很多次了，可是从来没有认真在这个城市里住上一段时间，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地开会，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J说，“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去过的次数最多。最糟糕的一夜是，有次住在那里的学生公寓，半夜连响了两次火警，那声音简直比地震还要恐怖。我可以不理地震倒头继续睡的，但我没法不理那尖锐到可以让人神经衰弱的火警声。尤其是当你睡得香的时候，那声音简直让人想要自杀，恨不得砸掉乱叫的火警一了百了。”

“总要感受一下真正的洛杉矶吧。”J一边跟我说着，一边翻出电脑里在UCLA拍到的松鼠照片，一只松鼠抱着一颗松子开心地啃着，那样子毛茸茸的，很可爱，“那里的松鼠跟UCSD的野兔一样多呢，如果能静下心来去了解，应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只是我们每次经过时都带着一颗不够安静的心。何况，从圣迭戈到洛杉矶的那段旅程风景如此美好，想想这段旅程，就已经足够让人放松了。”

这段旅程的风景如此美好，这就已经足够让人放松了。这也同样是我想说的。这次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去洛杉矶。那是一条沿着海岸线驶过的铁轨，沿途盛开着灿烂的五角梅，海滩如此宁静，棕榈如此热情。

火车比我想的要豪华得多，座椅宽大柔软，大概可以比得上飞机的头等舱。火车上人不多，多数时间里，我和J都注视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时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

对面一个亚洲面孔的女孩用略带口音的中文向我们打招呼，我在大脑开始努力搜索，试图捕获她的口音，猜测她来自中国的哪个省份时，她突然告诉我



● 宁静的火车站，和静静等待列车的人们。

们，她叫Yolanda，来自日本。

我和J吃惊地互相对望了一下，Yolanda立刻解释说，她在北京语言大学学过几年中文，所以中文讲得还算流利。当她听说我在北大读过书时，很兴奋地像见到故人一样向我打听，五道口的酒吧是否还都开着，万圣书园和光合作用你更喜欢哪一家？

结果发现，我们同样喜欢去那个光合作用二楼的Lush酒吧，喜欢去试旁边那家的旗袍，偶尔会去D22或者13club看一场朋克演出。

后来，她用了一句很正宗的中文总结道：“我们都是混迹于五道口的人嘛。”

列车到站之前，Yolanda把她的E-mail地址写在一张印着史努比的支票的反面，笑着说她全身上下只带了这么一张纸，不过这样的话，但愿下次我去五道口华联的查理布朗喝咖啡的时候会记起她。